

# 流動之器

## 李金碧與梁冠英的陶藝（逃逸）實驗

Flowing Utensils: Experiment on Ceramic Art and Escape by Li Chin-pi and Liang Guan-ying

文／鄭勝華 Cheng Sheng-hua · 圖／李金碧、梁冠英

工藝家是改造社會的關鍵性人物。

—謝里法，《紫色大稻埕》。

看似素雅和普通住家，平凡寧靜的騎樓，如果不親自來一趟進去探個究竟的話，肯定不會相信在熱鬧的高雄市中心（旁邊就是知名的百貨商圈），竟然會有一個具備電窯、瓦斯窯、各式陶藝工具一應俱全，並可容納二十多人的教室，外加雅致的咖啡館與畫廊等結合在一起的複合型態工作室。不僅如此，「李金碧梁冠英作陶工作室」竟然已經大隱隱於市達三十多年了。

「是啊！連隔壁鄰居都不知道我們是在做什麼的呢？」李金碧打趣地說。

感念朋友以低廉租金長年提供這個工作室，陶藝創作者李金碧與梁冠英兩位工作伙伴將此工作室視為一份禮物，不僅珍惜這份情誼，更啟開一種禮物交換的概念，以藝術作為包裝，要將這份禮物再次轉送出去。

### 「陶藝」與「器革命」

陶藝，是兩人長年創作的起點與可見的形式，在至今已超過35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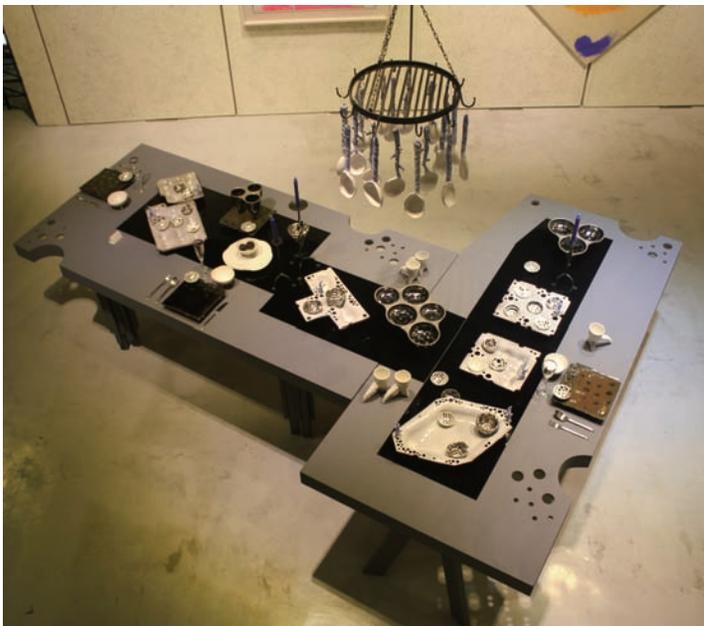


梁冠英、李金碧之「器革命—藝術實驗室」海報

摸土、捏陶與窯燒的歷程中，他們部分作品與生活器皿有關，包括各種食器，如碗、杯、壺、盤與碟等，以及各式茶具。「器皿」，作為陶藝的一般識別表徵，似乎是過去陶藝界的基本主題與入門的出發點。

但是，器皿究竟是一種陶藝的命定母題，還是一種表現形式，抑或是通向生活的隱形路徑？

在長年的教學經驗中，兩人發現一般人對陶藝創作的想像，大多停留在既定概念與技藝性層次，彷彿必須做個杯子或碟子，才能晉身陶藝之林。這個刻板印象不僅使陶藝家常常被貶抑為工匠，更使陶藝創作遠離藝



「器革命」展覽現場

術與真實的生命。難道，藝術僅僅只能與實用性無關，終究隔絕於生活之外，封閉於防彈玻璃之內嗎？或者，不過是一種消遣，專屬於美術館與畫廊的觀賞品？

正是這道界定與侷限「陶藝」的命題，李金碧與梁冠英兩人於是開始反省創作本質與教學可能性，透過對器（創作主題）的反思與不斷體悟的生命品味，啟動「器革命」，進行各種藝術實驗活動，在陶藝中不斷逃逸。

針對陶藝界過去所被認定的母題：器皿。兩人當然非常熟稔，然而他們進一步想要捏塑的，似乎並不是器物本身，也不是以此為中心所封閉包覆起來的「器自身」：包括器形、釉料與柴燒等技術性問題。相反地，是由一件藝術作品，特別是具有實用身份的器，作為出發點所帶動並且串連起來的「器場域」：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、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，人與材料之間的接觸，以及材料與環境的互為過程。

換言之，此逃逸運動在於將人放回到器的中心，或將器視為創作者生命的不斷延展。終極來說，由器皿回歸到創作的根本原點：生活。

### 流動性的空間

說來容易，但要如何具體從作品回歸到生活呢？尤其是對大多數已被工商社會體制化與僵化的現代人而言。

確切地說，從器皿本身的變革為始，兩人所創作的食器非常獨特，有別於一般熟悉的餐具，特殊的造形挑戰既有飲食的方式與概念，打開了人與器之間關係與想像的新空間。以自行創作的食器作為引子，順勢導入生活必須的飲食文化，於是他們邀請學員與朋友不定期地參加自己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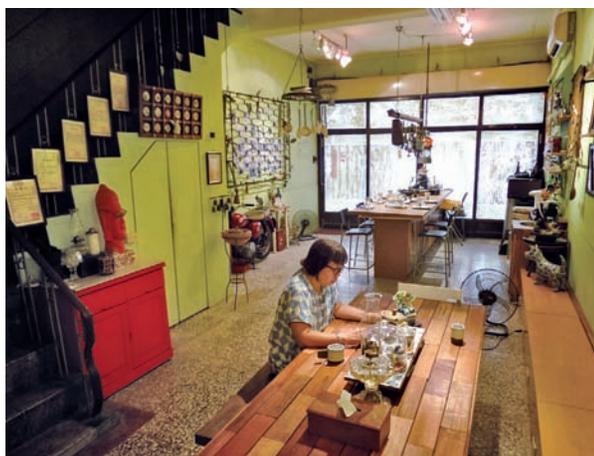
工作室後方的陶藝教室



工作室一隅



梁冠英、李金碧於兩人的工作室合影



李金碧於工作室一景

舉辦的饗宴活動。這些宴席充滿許多樂趣與驚奇，以及不可預期的創造性。

「重點是必須好玩！大家要玩得很開心！」梁冠英興奮地補充。

在美食、音樂、燈光與藝術品交織起來的盛宴中，人自然地放鬆起來，感覺打開了，內在交流逐漸加溫與啟動。然而，與其說不過就是一般聚餐，倒不如說這是一種禮物交換的宴席，以藝術作為關鍵性閥門，企圖促成多層次的交換與循環機制，進而引發整體效益。其豐富的多層次交換機制包括：一方面，藝術家提供了用心打造的宴會，其中包含各種例行與不定期的內建活動，例如

每年約20天左右的行動快閃咖啡館，並將會後所得捐給公益團體，促成經濟交換與社會流動；另一方面，讓與會者經驗細膩的饗宴，不僅朋友（與非朋友）間情感得以相互交流，也讓完整的飲食美學（從食材、食器、擺盤、餐桌、燈光、空間與音樂等）延伸到每個人的生命經驗中。例如，在畫廊針對藏家所舉辦的烏拉拉晚宴，營造一個完整的藝術饗宴。以及，所延伸的活動，並不侷限於陶藝或工作相關的交換模式，還包括文學、音樂、料理、服裝等。

以陶為始，化為日常生活的鮮活感受與品味探究，在每一個流動性的空間。



梁冠英、李金碧於兩人合作的作品面前合影



工作室中桌上食器風景



流動與交換的盛宴



器一內與外的空間

### 小結：陶藝的當代性？

綜而觀之，兩人的作品具有一種流動性，陶不是土，是生活的本質，是清晨的一杯茶，是潛在的遊戲與不定性的造形。

回過頭來看，原先陶藝中無法擺脫的「器皿」母題，經歷兩人數十年來的創作歷程與不同形式的實驗之後，已具備不同的意義：或許此時的器皿，已從可見的質料與實用功能面向，逐漸轉變為社會關係、生活空間與飲食美學等不可見之物的捏塑；換言之，已從陶器流變為社會關係與空間的提煉與形塑。或許，這正是工藝

最具威力的藝術功能：社會改造！

在訪談中，李金碧與梁冠英兩人表示，他們其實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：「什麼是陶藝的當代性？」

在此，或許可為這個問題下一個註解：那就是，對他們而言，陶藝在於回歸真實的存在狀態，回歸到每個人的當下與社會處境。當人能回到生活中，尋回對生命的感覺，無論那感覺是喜是苦、雀躍、憂傷抑或絕望，直視真切的情感，將之視為土，由此陶藝自然就有了它自己的標記，落實為生活中的潛勢，並體現為一種有血有肉的當代性。🌱